

一部献给全世界推理爱好者的颠覆之作

饮罪者

黄青蕉◎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ZTO
紫图

饮罪者

黄青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饮罪者 / 黄青蕉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01-11224-4

I. ①饮…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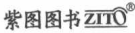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1601号

饮罪者

YIN ZUI ZHE

黄青蕉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宣佳丽 路思维 牛 闯 李金玉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制版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一场连环凶杀

1

帷幕拉开	3
无名嫌疑犯	7
不打不相识	10
最佳损友	13
初次交锋	19
接近	22
阴影	25
失败	30

第二章
两起分尸案件

33

关心则乱	35
争执	39
尸检	45
初恋	53
肢解少女	58
小偷	61
杀人游戏	64
裂痕	69
失去	73

第三章
三朵玫瑰文身

77

变态	79
影子嫌疑人	83
四人游	88
刑房	93
秘密	96
分歧	105
禁忌	109
转变	119
重新开始	124

第四章
四个意外线索

129

活着的幽灵	131
突然袭击	135
坠楼	140
证物	143
香水	150
主动出击	159
救赎	165
伤痕	170
致命	175
她的秘密	180
危险关系	185
解围	190
意外的证人	195

第五章
最后一块拼图

201

你是你，我是我 203

危险的少女 211

特殊线人 226

做局 233

玫瑰之名 238

陷阱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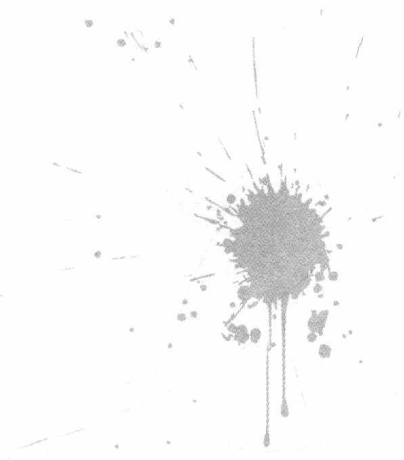
报复 260

遇险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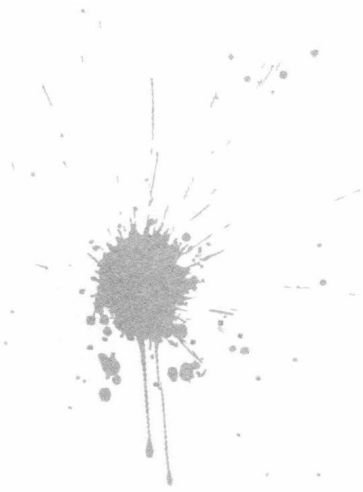
再见 279

番外篇
长途旅行

283



第一章 一场连环凶杀



帷幕拉开

陈淑曼走出雪松大厦的时间是下午七点零五分，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难得没有加班。

暮色四合，陈淑曼解开深灰色小西服的纽扣，高跟鞋叩击在广场的地面上。在她的脚下，无数马赛克瓷砖被镶嵌成巨大的螺旋纹样，鲜红与暗褐交织，回旋往复。据说只要绕着广场跑得够快，螺旋就会自己动起来。陈淑曼当然没有这么做过，她的细高跟鞋只会往返于雪松大厦与高通地铁站之间，矜持，匀速，一二三。

今天也是如此，一二三，一二三，尖锐的鞋跟仿佛在给一成不变的人生倒数读秒。正在无聊的档口，一阵微凉的晚风扑面，陈淑曼嗅到了一点熟悉的香气，胭红麝绒，跟自己身上的香味别无二致。

她的眼睛往前追随着香气的女主人，却意外地看见一副高大的男性躯体。白衬衫，袖子挽起，领子整洁雪白，再往上是一截肤色健康的颈子和修剪整齐的黑色短发。香气的主人步幅很大，身上热腾腾的能量在秋夜的晚风里蒸腾起来，仿佛肉眼可见，让陈淑曼有点想入非非。

——居然用女士香水，不过人嘛，还是有点体面的。陈淑曼忍

着笑歪歪头，与此同时，广场的另一侧传来一阵模糊的骚动，这阵噪音让周围的人在同一时间转过了头。

然而陈淑曼不是所有人，她还沉浸在白衬衣男人的吸引力中。看，他也转过头了，皱着眉的侧脸，鼻梁高挺，下颚坚毅，眼睛像鹿眼一样带着水光。陈淑曼拢拢头发，不知为何感觉到了一阵含着期待的紧张。

——啊，要是能像偶像剧演的那样，发生点什么事情把我们凑到一起就好了。

陈淑曼没有想到她的愿望实现得如此之快。

《高通广场发生恶性连续杀人案，两死七伤》的编辑页面上一片空白，郑源盯着闪动的光标，叹了口气，几乎是报复性地倒在椅背上，办公椅抗议着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这是他成为社会版新闻记者的第八年，只是八年，却像是过了八十年那么漫长。纸媒的衰落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他还年轻，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高通广场 25 日下午发生杀人案，凶手持刀杀死 2 人，另有 7 人受伤。凶手身份未明，作案动机未明，尚不清楚凶手是否和遇害者相识。警方认为，凶手为单人作案，没有同伙。警方赶到现场后没有开枪。”

这也未明，那也未明，我知道的还不如随便一个网友多。郑源揉揉眉间的疙瘩，把一张传真摔在键盘上面。这个东西，唯有这个东西算得上是通篇模糊混沌里的一点点小确定，就像暴风雨的大海上一一点突出于水面的礁石。

那是一份刚刚确定的受害者名单。手写，简陋，字也足够难

看。那是郑源的内部消息，来自他的老同学汪士奇，一名现役刑警队长。

李建国，男，45岁；周娟，女，32岁；徐子倩，女，27岁；王宇轩，男，5岁；陈淑曼，女，25岁；袁佳树，男，28岁……

郑源一眼扫过去，在徐子倩和袁佳树的名字上各打了个圈，潦草地标注着“死亡”。

他的手指在那两个名字之间来回逡巡，直到劣质的墨迹都渗进了指纹里。距离收到传真已经过去了四十分钟，郑源重重地喘出一口气，到底划拉开了手机。

“你小子，果然不见棺材不掉泪。”

几乎是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郑源就后悔了，汪士奇熟悉的声音鼓动着耳膜，还是一如既往的明快，但每一个字都像揍在他的太阳穴上。

“啊，我……那个，刚搬回来，还没来得及给你……”

“少废话，我知道你不会主动联系我。”汪士奇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努力找回自己的玩世不恭，“只有我跟个跟踪狂一样，以权谋私查你的户口籍贯所在单位电话传真，还要苦哈哈地自己放大饵等着你来咬。你知道那份名单多少记者等着要么？老子的大腿都快被他们抱青了，也就只有你……”

“好好好，都是我不对。你有空么？我们出来说。”郑源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肩膀夹着手机开始四处找外套，“老地方，我请。”

“老个屁地方，去年就拆了！”汪士奇的嗓门一到奚落郑源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大，“等着，我来接你。”

郑源没脾气地敷衍着，刚要挂掉电话，汪士奇的声音又不依不饶地从听筒里追出来：“诶对了，趁着没事你加上我微信，给你看

点好东西——喂？人呢？你个老头子不会连微信都没有吧？你听我说，这个很方便的，你先注册，然后点下边第二个钮，有个新加好友的地方，那个就是我……”

——谁老头子！郑源撇嘴，手却自觉地听从指挥完成了安装注册。提醒音“滴滴”响起，汪士奇顶着一只大狗的头像请求了一路，有点可笑，郑源也就真的笑了一下。

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汪士奇发来了一段小视频，正是今天早些时候的高通广场。画面上一个穿着深灰西服、蹬着高跟鞋的女人被凶手拽住，尖叫着，前方一个高大的白衣男人折返冲过去推开了女人，奋力争夺凶手的刀。视频一分十五秒，凶手的刀捅进白衣男人胸膛的时间大概在五十五秒，虽然背景音充斥着尖叫和哭泣，但是在凶手行凶的一瞬间，世界仿佛陷入了绝对的安静，郑源甚至能听到利刃捅进身体里沉闷的扑扑声。

“英雄救美啊。”汪士奇的消息弹出来。“可惜了，美还在，英雄没了。”

大概目睹一个大活人的死亡终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郑源沉着脸关掉视频，想了想，又转头保存下来。如此直白的血腥怕是很快就要被屏蔽掉了，然而对郑源来说，这段暴力影像并非全无作用。

虽然镜头离得远，晃得也厉害，但郑源觉得，在白衣男人倒下的过程里，凶手在哭。

无名嫌疑犯

托汪士奇的福，郑源有了面对面采访嫌疑人的机会。只是机会，汪士奇好心提醒他，之前已经来过两拨记者了，软硬不吃，什么都不答。

郑源耸耸肩，因为没有期待，倒也没觉得有多大的失落。他走到看守所的椅子上坐下，在一团乱的背包里翻找着眼镜。不一会儿，踢踢踏踏的脚步伴随着镣铐声响渐渐趋近，最后停在了对面。

“好好说话，别耍花样！”

郑源抬起头，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个人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平静，这是他给郑源的第一印象。不过真如王尔德所说，男人的脸是一本自传，那么这个男人看脸就知道是个悲剧。他还是能称得上清秀的，眼睛像背阴处的池塘，偶尔水光一闪，掩映在眼睑之下，有点瑟缩，却不是杀人犯该有的气势。他确实太瘦了，郑源心想，几乎是一具骷髅被生绷在枯瘦的皮下，骨头随时能从关节接缝处穿出来。他不吸毒，也没得绝症，郑源低头看着他的体检报告，难以想象 21 世纪的大城市里还存活着重度营养不良的成年男人。

房间里很安静，衬得郑源吞口水的声音都无比明显。他审慎地打量着对面的男人，思考着选择哪一句作为突破口。他需要亲密感

吗？还是过分谦卑与尊重？他是对“作品”特别关心的凶手类型吗？受害者的人数有什么特殊含义吗？七？九？二？男女性别呢？又或者是作案时间？

一分半钟过去了，眼看就要错过最佳机会，郑源的心里文山句海滔滔而过，始终没有抓住那条尾巴。他唯一知道的是，第一句至关重要，而且，绝不会是外面那些都市报写烂了的煽情性报道开场白：一个淳朴瘦弱的社会底层，是如何被生活的重压逼得举起了屠刀？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我本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郑源终于开了口，“不过我一直在想，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男人隔着铁栏杆盯着郑源的脸，眼神却直直穿过他的颅骨，定在虚空中的某一点上。这句话一出，那视线仿佛闪跳了一下，很轻微，但是郑源捕捉到了。

“想要搞个大新闻的人我见多了，烧公交的，砍学生的，炸邮政局的，都是社会底层，穷，压抑，受欺负，一辈子望得到头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出来报复社会。我知道你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总觉得有哪里不一样。”见男人没反应，郑源干脆一鼓作气地说下去：“你的名字是假的，身份证是假的，住址当然也是假的。警察已经比对过了，你没有前科，不符合任何一个在逃嫌犯特征，也没有宗教诉求……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费尽心机隐姓埋名，就为了在雪松大厦里当清洁工，然后突然冲出来无差别攻击路人？”

郑源说完就不动了，也直直地盯回去。男人看起来表情有点动摇。很好，郑源心想，就是这样，轻轻抖动钓竿，有点在意，又不能太在意，水面下暗流涌动，他来了吗？准备咬钩了吗？时机到了吗？不要慌，冷静，马上，就要——

这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打破了沉默。

郑源几乎是气急败坏地掏出电话挂了，还没等他收起来，又响了，再挂，又响。

狱警不耐烦地咳嗽了两声，郑源点头哈腰，到底还是走到角落里接了起来。

“主任？啊，我是，抱歉，在外面有点事情……什么？不会吧，小孩子闹着玩儿也是有的……是吗？这……啊，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明白我明白，给您添麻烦了……好，好，好，明天我一定到。”

郑源攥着手机走回座位，男人的身体突然前倾了几度。他舔了一下嘴角，出乎意料地开了口，声音晦涩难听，像是用锈铁造了一段声带，刮擦着粗糙的水泥地面，久未上油。

“你不会去的，对吧。”

郑源懵在当场。“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会去的。”男人的手指点了点郑源的手机。郑源几乎是火速地塞进口袋里——山寨机还是不好，他想，声音太大。

“儿子还是女儿？”

郑源焦虑起来，他不想搭话，虽然知道面前这人几乎不可能从深牢大狱里走出去了，但潜意识里他仍然不想暴露任何自己家人的信息。

“打架打到请家长，应该是儿子。”男人靠回椅背，手铐叮当作响。“你也没推给老婆去，所以，单亲家庭，对吗？你一定觉得当爸爸很累，挣钱那么难，儿子屁事不干还要给你添乱。为什么他就不能老老实实吃饭读书自己长大，让我消停点呢？”

郑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失去了主动权。

“你还是去吧。”男人的手指拨弄了一下锁链，“你去，我就同意下一次采访。”

不打不相识

“我回来了。”郑确冲着空荡荡的大厅喊了一声，手里一刻没停地扔下书包，边脱着上衣边走向洗手间，仿佛并不期待能得到什么回答。当然也的确不会有什么回答，他爸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家里的，他甚至看不出来他脸上多了一块乌青。

郑确舔舔开裂的嘴角，打开水龙头，把滚满泥巴的外套扔进洗手池。今天他又挨打了，跟昨天、前天，以及之前不长不短的八年学龄一样。很奇怪，他并不是班上最蠢的，也不是班上最弱的，但是十几岁的男孩们像野兽一样，他们就是能嗅到猎物的气息，然后定位精准地找到他身上来。他以为频繁地转学会摆脱麻烦，然而却并不如愿，从小学到初中，郑确已经记不清自己受了多少次欺侮，全都介于恶意与玩笑之间，每一下都精准地击打在青春期脆弱的自尊上面。他的人生就像泡在水里的这件衣服，廉价，挂满泥浆。

郑确倒上洗衣粉，囫圇地揉搓着，水池里突然传来一阵卡拉卡拉的刮擦声，郑确一愣，继而想起了什么，伸手进去捞出了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刀。

刀是旧的，却刚刚开刃，今天原本差一点就要用上了。

如果不是那个人出现的话。